

杀·手·皇·妃
SHASHOUHUANGFEI

杀手皇妃

追追逃逃之间，就这么爱了

穆丹枫

作品

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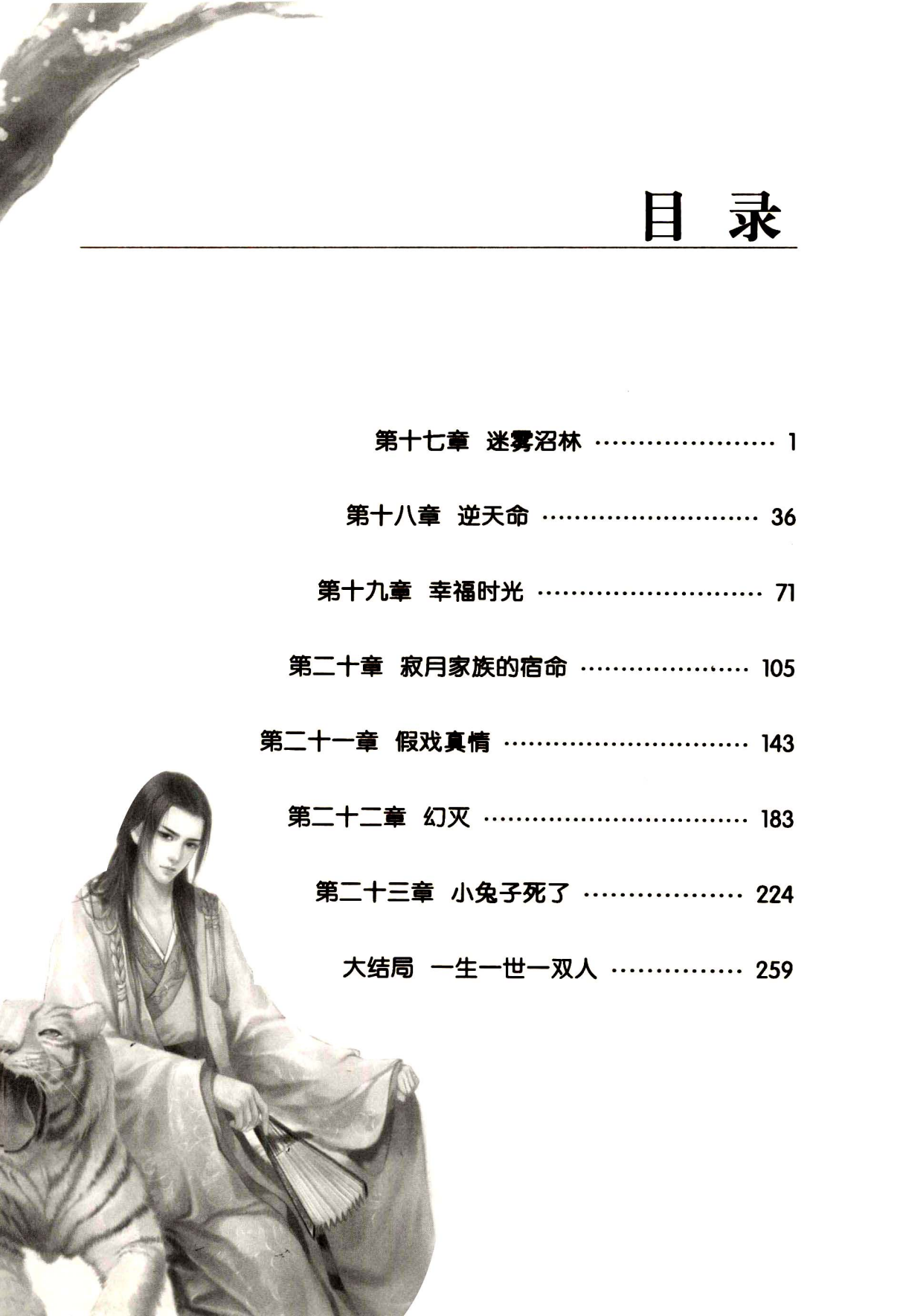
杀·手·皇·妃
SHASHOUHUANGFEI

杀手皇妃

追追逃逃之间，就这么爱了

穆丹枫 作品

下



目 录

第十七章 迷雾沼林	1
第十八章 逆天命	36
第十九章 幸福时光	71
第二十章 寂月家族的宿命	105
第二十一章 假戏真情	143
第二十二章 幻灭	183
第二十三章 小兔子死了	224
大结局 一生一世一双人	259



第十七章 迷雾沼林

原来麟小王爷在各地一直派有暗探,不过,他起初得到的消息是风凌烟已经葬身在怪物肚中,所以打了这两个月的仗,他也没想起抓捕风凌烟来要挟宫湮陌。

说来也是凑巧,昨日他派几名大内侍卫来这落遥城办事,这几名大内侍卫也是好事之人,放弃了官道不走,走了一条小路,没想到正和化装成普通商贾的宫湮陌的第一信使碰了个正着。

眼见四下无人,这几个侍卫起了歹意,想把这“商贾”劫下,发笔小财。

没想到这“商贾”武功还很高,他几个动用了水神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这商贾杀死。

在他身上没搜出多少银子,倒搜出一封火漆封口的信,信封上写着“门主亲启”四个字样。

这几个侍卫也算是有些见识的,立即意识到此事不简单,说不定与五焰门有关,立即让一个人飞马跑回国都报信。

此地离水云国的国都并不算远,大约有五百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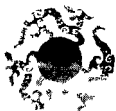
麟小王爷原本一直在前线督战,夺回了浮华城后,他新娶的土云国公主不喜欢血腥,便闹着要回水云国的国都享福。

麟小王爷此时因为要拉拢土云国,对公主的话自然不能违背,又赶上宫湮陌这两天偃旗息鼓,一直没来攻打,更让他放下心来。

他刚刚把那位肥猪似的公主送回麟王府,掌灯时分便接到了侍卫送回来的宫湮陌的“家信”,上面记载的都是阿烟姑娘这两天的生活,他自然知道这阿烟姑娘是谁,心中大喜。

不敢耽搁,点了数百御林军火速赶往落遥城。

这数百御林军骑的都是大宛的战马,奔行了一夜,终于在拂晓时分赶到了落遥城。又让落遥城的太守点齐了两千人马一起登上沉香岛,将琉夕山庄团团包



围，围得铁桶似的。

碧东流两口子刚刚起床，便接到琉夕山庄被官兵围困的消息。

聂琉夕刚刚生产完三天，身子根本还没复原，她原本也要出去，被碧东流阻住，细细嘱咐了几句，这才出来。正碰到风凌烟也得到了消息，刚刚从客房里赶出来。

碧东流因为是在这里隐居，所以雇佣的仆从都是普通人，根本不懂武功。眼见山庄被围，人人吓得颜色更变，不知道有什么大祸临头。

风凌烟已隐约猜到官兵突然到来的原因，脸色微微有些苍白。听外面的动静，少说也有数千人，只怕是来者不善，冲着她来的。

“里面的人听着！乖乖把火云国的云凌兔公主交出来，还可饶全庄人不死，做无谓反抗的话，本王会把整个琉夕山庄杀个鸡犬不留！”外面忽然传来一道清朗磁性的声音。这声音听上去不高，却全庄可闻，显然用上了内力。

风凌烟身子猛地一僵，这是——麟小王爷的声音。果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阿烟，你快躲起来，我来应付他！”碧东流自然不肯将风凌烟交出去。

风凌烟苦笑，躲——她能往哪里躲？再说她躲起来的话，麟小王爷肯定会拿琉夕山庄的人开刀，她可不想连累他们。

“阿烟姑娘，请随在下来！”一个花匠打扮的人也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在风凌烟面前躬身行礼。

风凌烟一愣：“孟花匠？！”

风凌烟因为常在后花园游玩，所以认识这位平时沉默不语的花匠。他侍弄花草很有一手，但此刻与往日的木讷低调截然不同，一双眸子精光内蕴，脚步如风，行动间透着挺拔傲然之意。

“是！属下孟花城。请阿烟姑娘随我走，属下保证姑娘的安全。”孟花城腰板挺拔如松。

风凌烟目光奇异，望着他，忽然叹了口气：“你是五焰门的人？”

“是！属下是蓝焰门的护法长老，奉命保护姑娘。”宫湮陌交代过，平时要隐瞒身份，但万一出现什么危险变故，保全风凌烟的安危才是第一要务。

风凌烟眸光闪了一闪，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她出神也只片刻，现在正是危急关头，容不得她多做思索：“要能走的话请带上碧庄主他们，我不想他们为了我陪葬！”

“是！碧庄主，请偕同碧夫人随我们一道来，我知道一条密道，可通向外面的田地。”孟花城说话简短干脆。

碧东流一挑眉，他修建的这个庄子，怎么不知道庄内有什么密道？转念一想，



宫湮陌手下的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高手，绝非庸才……

他很干脆地点头：“好！”飞身入内。不大一会聂疏夕抱着女儿也走了出来。碧东流雇佣的仆从并不多，男男女女也就十几个人，此刻全部等在花园里。

一见他们到来，那个胖胖的厨子弯腰将一丛花一推，草皮揭开，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阿烟姑娘，请！”

风凌烟瞧了他一眼，原本像是面团团一般整日笑容满面的厨子此刻一副精明强悍的样子，很显然，他也是卧底。

她一双眸子飞快地扫视了一圈，花匠、厨子、庄丁、马夫……此刻都已经和平时不一样，个个神情精悍坚毅，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在她的眼前，让她大跌眼镜。

风凌烟是个杀手，也曾经多次做过卧底，自认很有几分识人本事，却没想到这两个月来浑浑噩噩，竟然没发觉这几个人的异常。是他们伪装术太高，还是自己安逸了太久，眼神不那么好使了？

原来——宫湮陌的一只手始终悬在她的头顶上，在她周围布了这么大的一张网，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她心中也不知什么滋味，但现在可不是生气的时候。

再说这些人都只是奉命行事，如她所料不错，这些人在五焰门中的地位都不低，现在委委屈屈地在这里做普通人，实在是大材小用。这样看来，她不但不应该责怪人家，还应该感谢他们才对。

她拢袖一揖：“多谢！”

孟花城有些不安：“阿烟姑娘不必客气，这都是属下分内之事，请随属下来。”迈步先走进洞内。风凌烟也在后面跟上，碧东流夫妇，其他人紧随其后。

这洞挖得有一人多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刚刚够一个人向前直走，见棱见线，看上去整整齐齐，匀称而坚固。更难得的是，这里面虽然局促，却并不感到憋闷，隐隐有风在其中流动，除了阴冷些，倒也没有其他不妥。

几个人的行走速度非常快，隐隐听到地表之上有军士奔走脚步声、马蹄声……声音繁杂纷乱，怕有两三千人。

麟小王爷只怕怎么也没想到他想抓的人已经自他脚下偷溜出去，上面已经传来呼喝撞门之声。

风凌烟脸色微微一变，疏夕山庄的门虽然厚重，但却抵挡不住大军的冲撞，估计不用多久，他们就可能冲进庄内。而自己这些人自花园地洞中钻进来，花园地道口定然是留下足印的。以麟小王爷的聪明，应该很快便能找到这条地道，到时候来个瓮中捉鳖可怎么是好？

她低声将心中的担忧对孟花城一说，孟花城微笑道：“请姑娘放心，这些属下



们早已考虑到了。有人会在外面将那些足印彻底消除干净的，洞口也会被重新隐藏起来，麟小王爷一时半刻找不到这里。”

“那——那个人呢？是不是他就进不来了？”风凌烟心中微沉。

孟花城身子微微一僵，淡淡地道：“姑娘放心，他自有脱身的办法，眼前姑娘的安危是最重要的，属下绝不能让姑娘落在麟小王爷手中！”这是宫湮陌曾经下的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风凌烟不受伤害。

到了这个时刻，再说其他的也没多大用处。风凌烟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想要逃出去还要渡湖的……”琉夕山庄原本就是四面环水，想要出岛，得渡过那个大湖。

“姑娘放心，属下已经安排有人在湖边等。”孟花城回答。他声音沉稳干练，很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风凌烟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看来这些人都是宫湮陌的得力属下，做起事来滴水不漏，一切早有准备。

差不多一盏茶的工夫，那地洞已走到尽头。只听得水声拍岸的声音隐隐传来，想必离湖岸已经不远。地洞的出口位于一个小山坡的背风面，四周都是枯黄的野草。寒风萧瑟，吹得人身上衣衫猎猎作响。回头看看，琉夕山庄方向人声嘈杂，显然大军已冲了进去。

孟花城带领一行人俯下身子走了一会，来到一个小湾前。一艘小渔船正停在那里，一个渔翁正在那里做垂钓的模样。看到这一行人到来，他一跃而起，躬身一礼：“请阿烟姑娘上船！”

渔船不大，最多也就能乘八个人。风凌烟一愣，回头看了看一行十几个人：“那他们怎么办？”

孟花城躬身道：“可以分两次渡过去。请阿烟姑娘、碧庄主、碧夫人先行上船。”

时间紧迫，这个时候推脱未免矫情。风凌烟点头：“好！”跳上了船，碧东流夫妇也随后上了船。又接连上来四个人，算上那个渔翁，正好八个人。

那渔翁操船本事不是一般的高，船桨一点堤岸，渔船便荡了出去。

这湖的湖面甚是宽广，渔船刚刚行了一半，忽见数道水线齐向小船奔来。

风凌烟心中一沉，看来这水下也埋伏有人。

一念未毕，水声一响，水花一翻，小船周围有六个黑衣人冒出头来，其中一人向渔船中看了一眼，喝道：“什么人？王爷吩咐，今天不准渡湖！”

那渔翁打扮的人早有准备，满面含笑：“官爷，这些都是小老儿的家人，这不是孙女刚刚出生，亲家想看看小外孙，所以小老儿带领家人去走亲戚。”



那黑衣人看了看船上之人，面上有一些狐疑：“胡说！他们几个的穿着打扮可不像是渔夫渔婆！”他手指的方向，正是碧东流夫妇以及风凌烟。

他一句话刚刚说完，渔船上的人除了那个抱孩子的，忽然出手。七道不同颜色的寒芒直奔水中的六个人。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几个人出手自然是毫不犹豫，所打的正是六个人的要穴。

“噗！噗！噗！噗……”几声轻响，七道暗器有五道钉入水中黑衣人的眉心，那五个人甚至没来得及惨叫一声，便沉入水中。

那渔翁射出的暗器略偏了一点，虽然也是一招取了那个人的性命，但那个人临死之前却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声惨叫像一道勾魂索，风凌烟脸色一变，不好，这下只怕要招来追兵了。

她一转念间，便见水中忽然冒出了一道蓝色烟火直冲天际，接着便见远处涌起无数道水线，向这边团团围来。

孟花城脸色一变，将风凌烟护在身后，沉声道：“兄弟们，准备迎战，绝不能让阿烟姑娘落在麟小王爷手中！”

随着这道烟火的摇曳落地，琉夕山庄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马蹄声，大队人马正在向这边飞奔……

那个渔翁将渔船划得更快。

风凌烟心中一沉，既然已经暴露了行踪，麟小王爷率兵转眼即到，他们这些人根本跑不掉了。如果是她自己，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但碧东流夫妇以及这些五焰门的人势必受她连累……

到了这个时候，她不想再连累任何一个不相关的人，忽然低声道：“一会大家全部听我指挥，我让你们走便走，不得违背！”

她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干脆，孟花城一愣：“阿烟姑娘……”

风凌烟打断他道：“时间来不及了，你们听我说……”她低声而又快速地将自己的主意说了一遍。未了，说道，“放心，我就算落在麟小王爷手中，也自有脱身的办法。孟花城，你们只要负责碧氏夫妇的安全就好。”

碧东流一皱眉道：“我们怎肯让阿烟姑娘独自涉险？大家一起拼了吧！”

风凌烟凉声道：“你以为我们几个人能拼得过这数千大军？！白白送了性命而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按我说的法子，大家不要再有异议了！”

无数小船从各个方向朝着风凌烟所坐的渔船包围过来。这些人看来对水战并不陌生，很快便将风凌烟所乘的渔船前后左右退路全部封死。每一条小船上都坐有六个士兵，有两个持有水神弩，乌洞洞的弩口对准风凌烟小船上的每个人。

风凌烟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倒也不怎么紧张了，干脆让渔翁将船停了下



来，她含笑坐在船头等着。

过了片刻，远处驶来一艘大船，大船上旌旗招展，人影幢幢。那些围堵的小船纷纷向两边闪开，放大船过来。大船终于停了下来，船头上一人衣袂飘飘，望着风凌烟清朗一笑：“阿烟姑娘，你好。”

风凌烟抬头瞧去，见那人一身深紫衣袍，头束金冠，眉目清秀，如诗如画，身子修长而挺拔，此刻正含笑望着她，目光柔和如三月的春风。俊美的脸上是故人重逢的喜悦，根本就不像是率兵来抓她的。

风凌烟浅浅一笑：“麟小王爷，你率领千军万马前来莫非是来为我送行来了？”

麟小王爷眸光如水，在风凌烟身上略一逡巡，目光奇异，似有光芒在闪烁。笑吟吟地道：“阿烟，你怎么着也算是本王的朋友，来水云国住了几个月，小王一直不知道。不然早就来接阿烟姑娘一聚，诉诉别离之情。”

风凌烟笑道：“好说，好说。麟小王爷国事繁忙，阿烟本是落魄之人，怎么好意思去打搅王爷？”

麟小王爷微微叹息道：“阿烟，你本是我的未婚妻子，虽然因为一些不可预知的事退了这门婚事，但在我的心里，还是一直想着你的，也一直当你是最好的朋友。”

“呃，是吗？那阿烟多谢麟小王爷瞧得起。前些日子听说王爷大喜，只是阿烟一直身子不便，无法去道贺，还望恕罪。”风凌烟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麟小王爷身子微微一僵，眸中闪过一抹阴鸷，但随即笑如春风：“好说，好说。现在道贺也不晚，内子一直惦记你，听闻你在这里，便让小王连夜赶来，特来接阿烟进京一聚，让我夫妇尽地主之谊。”看了看周围，斥道，“还不快搭舢板过去，接阿烟姑娘过来！”

“是！”两边的侍卫答应一声，果然搭过来一条舢板。

“阿烟姑娘，快过来吧。”麟小王爷声音温柔如水。两人的说话虽然就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看上去热络无比，但大船上、小船上的兵士并没有半点松懈，数百只水神弩正对着风凌烟他们。一旦他们有什么异动，立即将他们连船带人一起射死……

或许是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聂琉夕怀中的宝宝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声音响亮，在湖水上飘荡。

聂琉夕轻轻拍着襁褓中的女儿，轻声诱哄。

风凌烟动也不动，微微一笑，眸中却有光芒一闪而过，柔声道：“麟小王爷，想让阿烟过去不要紧，能不能放了我这几位朋友？我不过是寄居在他们家，和他们



并没有什么关系。”

麟小王爷眸光闪动，微一沉吟：“这……既然是阿烟姑娘的朋友，一并请上也不要紧。”

风凌烟笑意不变，淡淡地道：“我这几位朋友没见过大场面，可不敢和王爷结交，能放他们走阿烟就感激不尽了。”

麟小王爷凝望着她，半晌方道：“我如果说不呢？”碧东流夫妇的来历他并没有打听出来，只当他们是普通的商贾，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风凌烟回望着他，也笑了起来，眼眸中却没有半丝笑意。她忽然一抬手，一柄匕首指向自己白嫩的脖颈，匕首上闪着荧荧碧光，显然淬有剧毒：“麟小王爷你是聪明人，你想请的无非是阿烟一人而已，相信王爷想要的是活的阿烟和你叙旧，而不是只带一具尸体回去。”

风凌烟笑意盎然，信心十足。他此时来抓自己，无非是想用自己来要挟宫湮陌，如果自己死去，他不但鸡飞蛋打，反而更激起宫湮陌更大的报复。麟小王爷自然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

麟小王爷眸光一闪，朗声一笑：“阿烟姑娘太多虑了。本王原本就是想与你好好叙叙旧的，自然不会为难你的朋友。好，就听你的，本王放了他们，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风凌烟笑了一笑：“麟王爷果然是聪明人，和聪明人交谈就是痛快。王爷既然答应了阿烟，想必是不会做反悔的事的。而且王爷也知道，阿烟逃跑的本事虽然不算好，但想要寻死的话，那法子还是多得很多的。”她慢慢地顺着船板向大船走去。

寒风吹起了她的衣衫猎猎飞舞，似乎随时都会掉下去。

麟小王爷一颗心提起：“阿烟，小心些。”他素知风凌烟诡计多端，怕她会趁机暗算，所以并不上前搀扶她。反而不动声色地后退几步，让侍卫们将他团团围护。

风凌烟暗叹了一口气，这麟小王爷果然是只小狐狸。她原本想上船以后趁机将他劫持，逼他放行的，现在看来第一套方案是不可行的……

她回身挥了挥手，示意碧东流他们放心，便跳到大船之上，但手中的匕首一直没离开自己的脖颈。她望着麟小王爷笑了一笑：“麟王爷，我过来了，能否放人了？”

麟小王爷最想要的就是她，其他人无所谓，再说船上这几个人就算有武功又怎么样？在他这数千人面前能做得了什么怪？放了也无所谓的。

他一挥手：“放行！”一声令下，那些堵住通道的小船纷纷向两边划去，让开了一条水路。



碧东流、孟花城他们也都是聪明人，知道这个时候拼命显然是不智之举，还是先逃出去再想救人之法。便纷纷向风凌烟抱了一下拳：“阿烟姑娘，你保重。”

小船如离弦之箭划了出去……

风凌烟一双眸子一直盯着麟小王爷，就连一个小小的动作也不错过，唯恐他会暗中捣鬼。好在麟小王爷一直乖乖地站在那里，既没有打什么手势，也没放什么暗号，想必是诚心放碧东流等。

此刻他们是在湖中心，湖面上又没有雾什么的，所以一览无余，已能看到对岸的风光。眼见碧东流他们的小船靠了岸，几个人在湖岸上闪了一闪，逍遥离去。

风凌烟舒了一口气，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好了，阿烟，你的朋友已经走了，你是不是可以把刀子收起来了？”麟小王爷眼眸含笑，望着风凌烟。

风凌烟笑了一笑，将匕首慢条斯理地收了起来：“麟王爷不要怪罪，阿烟也是没有办法。”

麟小王爷点头：“阿烟姑娘义薄云天，为朋友如此着想，本王佩服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不过，你毕竟有了身孕，身上带着这样一件杀人利器不好，伤了别人倒不要紧，伤了自己就不好了。”向旁边一个侍女施了一个眼色。

那侍女一看就是个会武功的，点了点头，走到风凌烟面前：“阿烟姑娘，对不住，请把匕首交给奴婢保管吧？”

风凌烟叹了口气：“麟王爷，你太小心了。其实我这人还是比较惜命的，若不是没有办法，也不会拿自己的小命来威胁王爷。”将那柄匕首交给了那侍女。

那侍女将那柄匕首小心地收好，一双眼睛却还盯在风凌烟身上：“阿烟姑娘，对不住了！”忽然出手，点了风凌烟身上的穴道。

她的动作极快，功夫可以说是一流的。在她出手的一刹那，风凌烟的眸光闪了一闪，指尖微动，似想要有所动作，但转念一想，便又作罢。

任由那侍女点了自己的穴道，一副气怒的样子：“麟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麟小王爷笑得如沐春风：“阿烟，本王也是怕你误伤了自己。身上的凶器还是让这丫头收起来保险些。”

风凌烟冷笑：“原来麟王爷如此不相信我。罢了，罢了，你搜吧。”

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那侍女就算搜身也不能太出格，不过就是在她身上有可能藏兵器的地方拍上一拍，确认没有什么兵器之流的东西这才罢手。

“麟王爷现在总该放心了吧？”风凌烟满脸的不忿。

麟小王爷走上前来，叹了口气，握住她一只手：“阿烟，我这是为了你好。好



了，别生气了，随本王到船舱内坐坐。外面风大，别吹坏了身子。”

风凌烟虽然被点了穴道，也只是行动迟缓了些，正常行走还是可以的。她眼眸一闪，手腕一扬，甩脱了他，气呼呼地道：“我自己可以走。”向船舱内走去。

麟小王爷眸中有暗潮涌动，他笑了一笑，摇了摇头，也跟着走了进去。他终于将风凌烟抢到手，心中自然欢喜。

他和风凌烟接触的那一段时间，风凌烟根本没恢复武功。所以在他的印象中，风凌烟还是那位懂点易容术、会点小巫术的公主。而看刚才风凌烟上船时脚步虽然轻盈；但看上去虚浮无力，不像是有高深武功的样子。他大内高手带来了数百名，又有这三千官兵护送，也不怕风凌烟会搞什么鬼。

大军很快靠了岸。

风凌烟被点了穴道和四个侍女坐在马车内，那四名侍女明显都是高手，从她们那冷艳精光四射的眸子以及一些不经意间的动作便能看得出来。这四个人得了麟小王爷的严令，四个人八只眼睛一瞬不瞬地盯在她身上，唯恐她会凭空飞走。

风凌烟也不理她们，微闭了眼睛斜倚在锦榻上养神。她看上去老神在在的，舒服自在得很。

这样过了约摸两个时辰，外面风声微微一响，车帘一掀，麟小王爷弯腰钻了进来。

“王爷！”四个婢女一起施礼。

麟小王爷摆了摆手，看了看风凌烟。风凌烟斜倚在锦榻上，微合着眼睛，呼吸平稳，像是已经睡熟。

“阿烟，阿烟。”麟小王爷轻轻拍了下她的肩膀。

“宫湮陌，我要杀了你……杀了你……”风凌烟也不睁开眼睛，嘴里喃喃呓语。

麟小王爷眸光微动，想再拍下去的手停在了半空，低声道：“阿烟。”

风凌烟嘴里又喃喃了几声，语调模糊，已听不出什么，眼角却缓缓滚下一滴泪珠……

麟小王爷神情有些古怪，看着风凌烟微微出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车子不知压到了什么东西，蓦然颠簸了一下。风凌烟身子猛地一晃，险些自锦榻上跌下来。

麟小王爷下意识地一把将她抱住：“阿烟，小心！”

刚刚那一下颠簸，让风凌烟的额头撞上了车壁，她嘴里“唔”了一声，睁开了眼睛。眼前是一张放大的俊脸，此刻那水光潋潋的眼眸有些深沉，唇角微微扬起，



露出了一个无害的笑容：“阿烟，你醒了？”

风凌烟身子僵了一僵，俏脸微微一红，将他一推，挣脱了他的怀抱，淡淡地道：“麟王爷，你已经派了四个高手看着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麟小王爷微微一窒，抿了一下唇：“阿烟，你对我敌意很深啊。其实，我们应该成为朋友的。”他的模样像是有点委屈，“如果不是宫湮陌横刀夺爱，你已经是我的妻子。”

风凌烟打了一个寒噤，她可从来没想过要做这位小受的妻子。

她强笑了一笑：“麟小王爷，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我已经退了亲，你也娶了娇妻，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

麟小王爷凝望着她，轻轻叹了口气：“可是……阿烟，无论怎么样，我还是喜欢你的，当日如果不是宫湮陌来威胁我，我是不会退亲的。”

“他威胁你？”这倒是个新八卦，风凌烟眼眸一闪，似乎对这个话题有了一些兴趣。

“是啊，那一日他在婚礼上拒婚并掠走了你，我心急如焚，派人四处寻找。无奈火云国毕竟不是我的地盘，所以有许多不便之处。没想到第二日他便以五焰门门主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以……以我父皇的生命相要挟，逼着我退婚。你也知道，五焰门在水云国势力一向很大，几乎无孔不入。我怕他真的会对我的父皇不利，所以便应承了他……”

“没想到他居然就是宫神医，还是金云国的八皇子！早知道他这层身份，我就算拼着性命不要，也不会退婚的。如果我不退婚，阿烟你也不至于国破家亡，被他伤这么深……阿烟，我是真的喜欢你。”说到后面，他手指微微握起，显然还在为那次的退婚后悔。

风凌烟心中却是一动，想起在白沙滩的第二天早晨，宫湮陌忽然消失了一阵。她那时以为他是去打探消息兼买吃的东西，原来他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是以五焰门门主的身份去的，能令麟小王爷如此听话，肯定不是什么他的父皇受到威胁，麟小王爷还没这么孝顺，而是……

风凌烟静静地看着他，俏脸上渐渐浮现出一点笑意。一直听他自说自话地说完，她才淡淡地道：“麟王爷，你说谎了！”

麟小王爷一僵，挑眉：“我哪里说谎了？”

风凌烟淡淡地道：“你喜欢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另有他人。”

麟小王爷墨玉般的眸子微微眯起：“这话怎么说？另有他人？谁？你以为我真的喜欢那位土云国的肥猪公主？！”他的眼眸里闪过一抹厌恶。提起那个女人，他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的难受。



风凌烟笑道：“自然也不是她，你的口味还没这么怪异。”

“那阿烟你说的是谁？”麟小王爷挑高了眉毛，看上去颇感兴趣。

风凌烟瞧了他一眼，淡淡地道：“那个人一直对你很好，可以说好得不得了。你无论要什么东西，他都想法为你弄到。你喜欢带香气的花草树木，他便在自家的院子里栽种了杜若蕲芜这种奇木，别人送他的蕲芜香他也像献宝似的送给了你。你命在垂危，他不远千里去云海山庄求医，一掷万金……”

风凌烟话没说完，麟小王爷便脸色一变，冷冷打断她：“你说的是我的兄长云王爷吧？他是哥哥，疼弟弟也是理所应当，只可惜……唉，原来他对我的好全是假的。他想毒死我，说起那一次，还要多谢你，阿烟。”

他力持镇定，声音却有一丝颤音。忽然抬头看了看那四个侍女：“你们几个，先去外面候着。”

那四个侍女不明所以，忙点了点头，掀开车帘走了出去。

风凌烟却只是冷笑，看着那四个侍女出去，这才慢条斯理地道：“麟王爷，你心虚了？”

麟小王爷眸光闪动，淡淡地道：“我心虚什么？你还想到了什么？说下去！”他眼眸中的光芒似痛苦又似有些兴奋，就好像久埋在心底的、不得与外人说的往事忽然被人揭破，尴尬之余又有种终于不再憋闷在心里的痛快淋漓。

风凌烟淡淡地道：“还有什么可说的？麟王爷，你心里应该明白，云王爷当年根本没有害你之心，相反，他是处处维护你。而你为了争取皇位，却起了害他的心思。你和五焰门的人勾结，让他们故意卖给云王爷杜若蕲芜和蕲芜香，云王爷知道你喜欢带香味的东西，必定会送给你。”

她吸了一口气，看了一眼麟小王爷微微苍白的脸，接着道：“如我所料不错，这杜若蕲芜和蕲芜香都是五焰门主为你搞到的。而作为交换，你将造水神弩的秘方传给了五焰门主，也就是宫湮陌。当时你并不知道鼎鼎有名的宫神医就是五焰门主，当然更不知道他的其他身份……”

麟小王爷僵了一僵，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阿烟，你很聪明，能够举一反三。如果——你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定会娶你。”无形中已承认了风凌烟的话。

风凌烟笑了一下：“好说，好说，谢你抬爱，我可消受不起。”

麟小王爷微微低垂了眼眸，忽然叹息了一声：“我并不是为了皇位才杀他的……”他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显然心中的情绪波动得厉害。

“呃，那是因为什么？”风凌烟顺口问了一句。

“其实我对皇位一点也不感兴趣，天知道我有多厌恶这个位子！可是，是他先对不起我，我不得不杀他！”麟小王爷情绪有些激动，原本白皙如玉的俊脸微微涨



红。

“呃？不是为了皇位？不得不杀他？理由呢？”风凌烟抬眸看他。

“理由？！”麟小王爷喃喃重复了一句，眼眸中光芒闪烁不定，似愤怒又似悲哀，“我十三岁时就把身子给了他，他也说过会一直爱我，一直宠我，他说过不会负我的。可是——可是他却要听从父皇的安排要娶妻了！无论我怎么哀求都没用，他说娶妻是他的使命，他说他是太子，必须让我们这个皇家家族繁衍下去，还说什么他无论娶多少妻子，他也只对我一个人好，只爱我一个……”

这段禁忌之恋是他心底的疮疤，一直埋藏在最深处，如今对着风凌烟说出来，心中竟有一种奇异的痛快，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吐的对象。

风凌烟一双眸子大睁，竭力让自己看上去淡然些。

小受！原来麟小王爷真的是活生生的小受！没想到自己倒误打误撞地给碰对了。云王爷当年对麟小王爷的宠爱让她隐隐感觉不太正常，所以今天才用话诈他，没想到居然诈出来一段狗血的耽美之恋……

原来麟小王爷是因爱生恨，所以才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没想到男人吃起醋来比女人一点也不差，尤其是小受一样的男子，简直就有点变态……

麟小王爷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说出来以后，也终于敞开了心扉，继续喃喃自语：“从他死后，我一直想要梦见他，问问他是不是后悔了，后悔要娶妻……他只要说一声后悔了，我就会原谅他……”

他的声音渐渐颤抖，哽咽：“可是，他一定是恨透了我，一次也没走进过我的梦中。四年了，阿烟，他的魂魄从来没来看过我。阿烟，你知道吗？是我下毒把他害死在狱中的，原本我也不想要了他的命，只是想给他一个大的教训，可是，可是我的父皇却心软了，居然和我商量将他放出来，让他娶丞相的女儿做妻子……”

“我好恨啊，真的好恨啊！我就是让他死，也不能让他娶别人！所以我给他下了药，亲自给他送去……他是死在我怀里的。阿烟，你不知道，他临死的时候对我说，让我继承水云国的太子位，要替他看好这个国家，要不然他死不瞑目。我不想管的，我毒死了他，我也不想再活了。可他，他像是知道我心中所想似的，将一壶毒酒都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也没剩下。”

麟小王爷秀气的手指紧紧绞在一起，绞得指尖惨白犹不自知。他秀美的睫毛微微颤抖，往事的疮疤被揭开，他的心中又是一片鲜血淋漓：“我后悔了。阿烟，失去了他以后我才明白，一切的一切都已没有了意义，我对任何事也提不起兴趣。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疯狂地想要再见他，可是……无论我怎么寻找，怎么后悔，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可以不计较他会娶妻、娶妾，只要他再陪在我身边，什么也无所谓。可是，



阿烟，他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因为我的后悔而复活……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完美的薄唇微微颤抖，手指痉挛似的抓住旁边的把手，把心中的悔恨排山倒海般在风凌烟面前倾诉出来。

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迷途的孩子，迷了道路，又找不到亲人……

风凌烟说不出话来，事实上她已不知说什么好。麟小王爷和云王爷之间的爱情——耽美也算是爱情吧？在现代，这样的爱情也不会被祝福的，真要结合，不知要顶着多大的世俗压力，更何况是在这封建思想的古代？虽然这个年代的人也有养养变童的，但那只是玩玩而已，根本谈不上爱情。而云王爷爱上了幼弟，这样的爱情在这个时代却绝对是个悲剧……

麟小王爷的情绪终于渐渐平复，他吸了一口气，压住纷乱的心绪，瞧了风凌烟一眼，喃喃地道：“阿烟，多谢你倾听我的故事。”

风凌烟笑了一笑：“好说，好说，我也不是故意要听的。也多谢你信得过我，把你心底的秘密说给我听。”

麟小王爷又瞧了她一眼，忍不住叹息：“阿烟，这个时候你不应该高兴的。难道你没听说过，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的道理？”

风凌烟依旧在笑：“我自然是知道的，可是我也知道你不会杀我的，你还要拿我当人质。我如果死了，这人质也就没用了，你今天也就白忙活了。”

麟小王爷望了她一眼，目光奇异，缓缓地道：“阿烟，我不知道你还活着的时候，我就一直同宫湮陌——不，寂月梵香打仗。就算没有你做人质，我也能将他打败……”

风凌烟叹了口气：“这么说，你一定要杀我？”

麟小王爷点头：“说实话，阿烟，我其实挺欣赏你的。可是，你知道了我这么大的秘密，你必须死！唔，我也有些舍不得的。”

风凌烟叹气再叹气：“这么说，我非死不可？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麟小王爷微笑：“只怕是的。”他的手指已摸上了腰畔的软剑，一双美丽的眼眸凝注着风凌烟的咽喉。他相信以他的身手，将这个女子一剑刺死完全不在话下。

风凌烟睁大一双眸子，像是有些害怕：“你不会现在就想杀了我吧？！”

“有何不可？早死早投胎岂不是更好？”麟小王爷最后一个字刚刚轻飘飘地落地，腰畔有碧色的光芒一闪，软剑像一条毒蛇般弹出来，直接奔向风凌烟的咽喉。

他的武功在江湖上也算是一流的，剑法轻灵俊秀、繁复多变。他还是比较喜欢风凌烟的，所以就给她一个痛快好了……



“喀！一声轻响，麟小王爷蓦然僵住。他那如奔雷似的一剑被两根白玉似的手指轻轻夹住。风凌烟的俏脸上满是淡嘲：“幸好，我早有准备。”

麟小王爷不相信地睁大了眼，一时没反应过来。这——这个丫头不是被点了穴道了吗？！还有，她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一身高深武功的？居然用两根手指就夹住了他的利剑！

他不由大惊，张口正要喊人。风凌烟却比他更快，身子一闪，便撞进他的怀中，一只软绵绵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麟王爷，你睡一觉吧！”

麟小王爷只觉一股淡淡的馨香自她手心传入，顿时骨软筋麻，眼涩头涨，全身如酥，一声也没出，软软地倒了下去。

风凌烟冷冷瞧着他，眸光有些莫测，手掌缓缓抬起，按在他灵台穴上。只要内力一吐，这位麟小王爷登时就会了账。

她正要有所行动，外面的侍女似乎听到什么动静，不放心地道：“王爷，没事吧？”

风凌烟眸光一闪，手掌又收了回来。自己如果现在就杀了他，只怕在这数百高手之间也逃不出去。

她眼珠转了一转，心中忽然有了主意，学着麟小王爷的声音道：“本王没事，你们先在外面候着！”

麟小王爷看来御下也很严，那四个侍女果然不敢再说话。

风凌烟自身上拿出易容的工具，她的易容工具放在一个软皮袋子之中，一直贴胸放着，因为手感和胸部没什么两样，所以并没有被那些侍女发现搜走。

风凌烟给麟小王爷简单化了一下妆，将他易成自己的容貌，和他对换了衣裳……

她又用了一点巫术，身形就和麟小王爷一般无二。自己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什么破绽，这才将那四个侍女唤了进来。

那四个侍女浑不知风凌烟和麟小王爷已经调换了个儿，一起施礼：“王爷。”

风凌烟淡淡地道：“她有孕在身，所以能睡了些。你们好好侍候着，别打扰她，本王出去看看。”

那四个侍女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风凌烟”睡在那里，她们也不用盯那么紧，自然也乐得逍遥。

风凌烟这才大摇大摆钻出马车。

数百侍卫训练有素，虽然是在疾奔之中，但队形丝毫不乱，将马车保护在正中。车轮滚滚，蹄声如雷，踏碎了满山的寂静……

水云国多山，此刻他们就行进在山路上。风凌烟骑在麟小王爷的战马上，脑